

在古巴的时候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10-09

14:03

收录于合集

#古巴 2

#旅行 3

哈瓦那

18年1月的时候，去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之前，我先飞到了古巴，在那里呆了几天。加勒比海地区是北美人度假的地方，尤其是冬天，这些热带岛屿连同墨西哥佛罗里达等，统一被称为Sun Destinations，因为客流量大，有很多便宜的邮轮和航班不断抵达。古巴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因为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游客不多，不像后花园一样的坎昆，巴巴多斯等，倒是有很多加拿大游客，古巴的旅游收入中加拿大人贡献了很大的比例(有统计是30%，每年有一百多万加拿大游客)，不像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加拿大是少有的建交之后和古巴没有中断过正式外交关系的美洲国家（另一个是墨西哥），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仅仅三个月，卡斯特罗就访问了加拿大，到访了魁北克的蒙特利尔，那个时候他回答记者说，古巴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道主义，没有面包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面包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社会公正“*Nous ne voulons ni du pain sans liberté ni de liberté sans pain. Notre idéal, c'est la justice sociale. L'idéal humaniste est notre doctrine, pas le communiste ni le capitaliste*”。

1970年，魁北克十月危机（现在刚好是五十周年），激进的分裂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左翼马克思主义团体），绑架了英国的一个商务代表，还有魁北克的一位部长，前者最后释放，后者则被杀害。加拿大首相皮埃尔·特鲁多（现任首相的父亲）宣布魁北克进入战时军事状态，魁北克解放阵线开出的放人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派飞机送他们送到古巴或者阿尔及利亚，卡斯特罗同意，加拿大将五名组织成员送到古巴。

虽然是一个激进组织，但魁北克解放阵线还是受到了很多希望魁北克独立的人支持，之后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转为和平的政治途径，1968年成立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很快在省选举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票数，76年上台执政，实现竞选时期的承诺，独立公投，和联邦政府进行主权沟通，1980年第一次公投失败，40.44%的魁北克人支持独立，1995年第二次公投，拿到几乎一半的赞成票（49.42%）。魁北克人党的创立者和党魁是René Lévesque，1959年卡斯特罗访问蒙特利尔时，他就是在场的一位记者，带领加拿大度过十月危机的皮埃尔·特鲁多则和卡斯特罗一直保持很好的私人关系，是第一个访问古巴的西方领导人，2000年他去世的时候，卡斯特罗又回来加拿大，是皮埃尔·特鲁多的护枢者之一（下次写一个魁北克的文章）。

十月危机的时候，古巴是世界各地左翼运动的一个中心，收留了不少国际上反美反帝的流亡人士，自己也热心在世界各地输出革命，援助反帝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从拉美到非洲，甚至中东都有古巴武装或者其他援助力量，切·格瓦拉就死在了玻利维亚的丛林里。我在哈瓦那住在José何塞家里，他的妈妈Omaida奥马伊达70年代就在安哥拉服役过（古巴对于安哥拉内战有巨大的直接援助），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每次说起那段时间，她就用手比划出机关枪突突突突的样子，还给我看她当时在非洲穿军装的照片。

古巴是我去的第一个拉美国家，而我对古巴的认识相当陈旧且单一，这种陈旧的信息像是哈瓦那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衰败的历史建筑，在国内的时候信息来源并不多，从一些官方报道或者在古巴读书交流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知道一些碎片消息，因为两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国家，所以无论中国贫困还是富裕的时候，对古巴总是惺惺相惜，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失去了最重要的援助力量，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支持了古巴度过危机，在美国后门口的古巴自然是同一战线的盟友。

我大概知道这个国家还是贫穷，但有水平很高的医疗资源（尤其是相比很多同样贫困但平均寿命远远不及古巴的拉美国家，古巴人平均寿命在世界都排前列），出口一流品质的雪茄，咖啡，海明威长时间住在那里，在古巴写就的《老人与海》，哈瓦那郊外有他的故居，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还有从一些旅行记录片里看到的哈瓦那色彩绚丽的老爷车，莫吉托鸡尾酒，知道古巴的音乐，沙锤maracas，Varadero海滩，还有全世界曾经或者现在左翼青年都知道的切·格瓦拉，卡斯特罗和50年代的古巴革命，猪湾事件，关塔那摩监狱，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少数的社会主义政权。

读书的时候，系里一位同性恋教授的伴侣是古巴人，他做过关于古巴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我毕业那一年，他的古巴伴侣终于拿到了移民身份来到了加拿大（加拿大承认同性婚姻），他很高兴，想必是为此努力了很久，他因为做研究常去古巴，厌恶古巴政府，批评极权政府。而系里还有另一位教授，是60年代嬉皮和左翼学生运动时成长起来的人，他也常去古巴旅游，坚定地站在美国的对面，支持古巴，支持伊朗，支持左翼，支持各种社会反抗运动，他不见得就喜欢霍梅尼或者卡斯特罗，可能总是站在少数派这一边，他大概也不会喜欢那些政府的一些做法（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和友善的老师，我很喜欢他），但对于舆论上一致丑化抹黑这些政权的新闻总会站出来反驳，所以常看到他批评美国，看到美国批评古巴的时候，他就转发一些新闻比如古巴的免费医疗和让美国人破产的医疗账单。当然他是教授，而且还是加拿大教授，不用担心生计，也不会太担心其他国家社会运动和动乱后果，我也知道他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

因为美国的制裁，除了出口雪茄和其他一些物品，外汇缺乏的古巴要靠旅游业，外劳或者海外工作的医护人员来创收，所以古巴从1994年起实行货币双轨制，有两种流通货币，一个可兑换比索CUC，另一个是古巴比索CUP，两者之间的兑换是1:24，而前者和美元1:1等值兑换，大部分是给国外游客使用的，古巴人当然也使用，多是在一些需要购买进口物品的商店里。因为贸易制裁，很多古巴的商店货架上看起来寒酸无比，当然游客们也几乎不会光顾这些餐厅和店铺的，哈瓦那和其他旅游的地方有足够多满足国外游客消费的店铺，所以在古巴在哈瓦那，可以轻易感受到两种不一样的生活，市中心广场旁边餐馆7刀或8刀一个

菜（当然还是比不上美国，但对月均收入只有几十刀的普通古巴人已经是巨大的消费了），或者去居民区一个窄小餐馆里和古巴人挤在一起用古巴比索，不到一刀就能买到一份饭菜。

St. Francis of Asisi教堂，广场旁边很多游客消费的场所

新闻里看到今年古巴已经在逐步限制CUC的使用，我看《经济学人》最近一个记者在哈瓦那的报道，说今年年底这种货币双轨制就要取消了，以后只使用古巴比索CUP。因为疫情的影响，没有了游客还有其他方面的外汇收入，古巴没有能力购买足够的商品，所以现在商店的货架更空了，需要定量供给，古巴人先要排队拿到一个指定的购物时间的小票，然后再去商店排队购买物品，为了防止人们囤货，古巴政府还有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防止频繁购物。原本古巴就已经很活跃的黑市（交易各种不能进口或者进口有限制的商品），现在开始直接炒美元外汇。古巴的货币双轨制本来就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防止古巴比索过分贬值，让国家掌握更多的硬通货或者外汇，但配合古巴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对外汇的控制，货币双轨对古巴的经济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经济学人》的记者说，普通古巴人兑换CUC和CUP是1比24的汇率，但负责进口商品的国有企业则可以1比1兑换，他们手中的比索是过分升值的，但发给古巴员工的工资却是发古巴比索CUP，古巴人要用1:24的汇率去购买国家用1:1汇率进口的商品或者食物。

这种因为制裁和经济恶化导致的货币和物价的问题，我后来在伊朗也见到过，伊朗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从货币面额就能看出来，大家默认的最小单位是千，交易时说1就是1千的意思，不然吃个饭就是几百万的金额，而且千已经不够用了，伊朗货币名字是里亚尔，按照现在官方汇率，一美元兑换四万多里亚尔，黑市要更高，因为后边的零太多，默认取消一个零，用土曼做单位，所以在伊朗也常看到两种货币单位，默认通用较大的土曼。今年五月份的新闻里报道，伊朗决定改用土曼，废弃里亚尔，并规定一土曼等于一万里亚尔。和古巴一样，货币贬值的原因当然也和经济贸易制裁有关系，只是虽然都被制裁，缺乏外汇，但伊朗还算富足，寻常物资也充裕，毕竟是影响一方的大国，所以并不会会有两种物价截然不同的餐厅和商店，也不会像在古巴一样，甚至交通出行都有两种途径和收费上的巨大差别。酒店住宿行业例外，伊朗人会去只招待伊朗人的酒店旅社，给外国人住的地方太贵了。

如果知道一些冷战历史和冷战时期拉美国家的历史，就很难不被古巴社会主义政权至今还存活在距离美国如此近的地方感到吃惊。经过一战二战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之前，美国就已经积极介入拉美国家事，1823年美国门罗总统发表日后被称为“门罗主义”的演讲，意在说明欧洲对于美洲的插手干涉即视为对于美国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之后一直到今天，都能看到美国在积极主导美洲事务，美西战争，击败西班牙拿到古巴和波多黎各，吞掉墨西哥的德克萨斯之后，又反对法国波旁王朝扶植的墨西哥第二帝国等等，尤其在冷战时期，这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资本，武器，智囊，间谍，政客，直接的武装力量介入，任何左翼政权或者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都会被迅速制止或者拔掉，从危地马拉，到尼加拉瓜，再到智利，CIA不会对此有丝毫犹豫，今天还能看到古巴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权依然执政，美国人可能自己都不相信，即使从暗杀到出兵，已经很尽力了。

古巴对面是佛罗里达州，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一些不愿生活在卡斯特政权下的人直接游泳游到对岸的美国，按照美国之前对古巴的政策，落地之后古巴人一年后可以获得美国居留权，对岸的佛罗里达今天生活着美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古巴族裔群体，那里有百万古巴人，去不了古巴的美国人可以南下到迈阿密体验，至少还有古巴三明治。这里也是所谓“自由古巴”所在地，等待着某一天回到对岸，光复祖国。

哈瓦那港湾，哈瓦那距离佛罗里达州也是美国最南端的Key West岛不远

在一些拉美简明史的著作里，古巴也会被单独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在西班牙的一众拉美殖民地里，古巴是西班牙最后失去的殖民地，19世纪初开始的拉美独立运动中西班牙不断失去自己的殖民地，但统治古巴一直到19世纪末，不愿意放弃这片富饶的蔗糖和咖啡产地，一直到最后都还不断有黑人奴隶被运进来充实种植园的劳动力，所以和西属拉美其他地方不同，古巴有着相当高的黑人比例，古巴也是mulatto人群最多的前殖民地，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在今天的哈瓦那街头就能感受到。

古巴是加勒比海的第一大岛，旁边不远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今天的多米尼加和海地）是西班牙殖民者最早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的地方。1942年10月，哥伦布的船队终于抵达了加勒比海，他所认为的印度（今天这里也依然被称为西印度），在巴哈马群岛，他第一次见到了这里土著（加勒比海土著包括古巴有Taíno, Guanahatabey, Ciboney等），在日记里他写到：“他们应该很容易就能称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宗教（I think they can very easily be made Christians, for they seem to have no religion）”。注意到他们简陋的武器，哥伦布还说，“只要50个人，我应该就能打败并且统治他们（I could conquer the whole of them with 50 men, and govern them as I pleased）”。之后哥伦布的船队沿着古巴东北海岸航行，并且在那里登陆。

1898年在美国的介入下，古巴赢得了独立战争，取得名义上的独立，暂时成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这里也是年轻的美国最早在海外展示自己力量的地方之一，连同其他一些加勒比海岛，19世纪末的美国开始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这里的主导力量，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20年代的禁酒时期，古巴成为美国人醉生梦死的一片乐园，到处都是赌场俱乐部，酒精，性，雪茄，和古巴人自己贫穷的生活有很大的反差，这也是后来导致古巴革命的一个原因。

飞机从蒙特利尔到哈瓦那，没坐满，都是空位，圣诞和新年假期刚过，前边是一个法国女生，在加拿大留学交流结束，去古巴旅游，然后飞回法国。加勒比海今天还有一些法国殖民地，比如马提尼克，瓜达卢普，我在古巴也经常遇到法国游客，背包客或者全家一起，和我一样在换钱的地方困惑地排队。

古巴机场叫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机场，他是一个诗人，也是古巴的民族英雄，最后还死在了古巴独立战争中。哈瓦那到处都有他的肖像和雕塑，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要常见得多。我只看过他的几首诗，后来在何塞家里还发现他的诗集，可能因为是免费的教育，古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识字率非常高。

何塞·马蒂像

下了飞机，一片湿热，三个小时前我还在零下二十度有暴风雪的加拿大，室外还只有白色的雪，热带的古巴到处都是棕榈树，过了海关，法国女生的行李被寄丢了，服务台那里的阿姨也不会说英语，靠着一个在古巴居住的加拿大老爷爷翻译，留了电话，和另外两个加拿大游客一起打车到了哈瓦那市区，他们都住在市中心的酒店，我去找何塞家，他和他妈妈住在哈瓦那南部的郊区，以后的几天我都要乘坐往返郊区和市区挤满人的公交，单程要一个小时，像个普通古巴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熬着通勤时间，我倒不介意，我旅游也没什么计划，对海滩也没兴趣，直接跳过很多游客可能一下飞机就去的度假海滩，每天在哈瓦那的街巷四处闲逛而已，在空荡荡的国家美术馆里坐一下午，还跳上一个大巴车，去了一个普通外国游客出现会让本地人困惑的地方。

出租车司机自然不会英语的，我们讲好拼车到市里，他可能也没听懂，或者这条最赚钱的而且赚硬通货（外汇或CUC）的路线是没有拼车这个说法的，到最后成了每一个人都要单独掏自己从机场到市区的钱，但也没有打表，也不知道里程是如何计算的。

我在何塞家住了几天，他家在哈瓦那南部的一片居民区，他和他的妈妈Omaida住在一个居民楼的一楼，窄小老旧的两室一厅，这附近都是古巴居民，没有游客的，好在哈瓦那人见过太多外国人了，对于突兀的我的存在并不十分惊讶，这里应该是首都扩建时发展出来的一片居民区，附近都是没有电梯的最多6层的楼房。

何塞的家

我外出旅行没有办手机卡的习惯，其他国家还能蹭一下麦当劳甚至一些免费的公共Wi-Fi，古巴就不行了，18年我去的时候，古巴才刚刚开始铺设公众Wi-Fi不久，所以一些广场附近如果白天黑夜都能看到一群古巴人聚集低着头看手机，那里肯定就有Wi-Fi。古巴人在自己家里上网也不容易，普及率很低，古巴个人电脑普及率就很低，我在何塞家试了，他用邻居的网线，速度巨慢，像是回到了windows98年代的网速，很多古巴人上网要去网吧这样专门提供上网服务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和银行一样，门口都能看到长长排队等待的队伍，而且并不便宜。不过虽然美国是死敌，古巴并没有禁掉谷歌和脸书等这些网站，可能是自己实在没有替代品，或者电信服务和技术落后的古巴还做不到屏蔽或者审核吧。

所以我每天基本就是和何塞，奥玛伊达说好大概回家的时间，也没有地图，就靠着记忆力（没有车站牌，有也不认识）来回坐公交车，在哈瓦那市区就带着一个纸质的旅游地图四处走。

老城的一个广场，中间是何塞·马蒂的塑像

从机场刚到家，奥马伊达问我要不要喝咖啡，我说好啊，古巴人或者至少奥马伊达煮咖啡和土耳其咖啡一样，咖啡和水一起在一个咖啡壶里煮，然后沉淀下来就行，放了很多很多糖，可能古巴不缺这个东西，也可能古巴人不担心昂贵的医疗，总之那是我很久以来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了。

第一天晚饭奥马伊达做了沙拉，黑豆米饭，还有鸡腿。古巴人常吃米饭，这和很多以玉米或者其他作物为主食的拉美国家不同，搭配米饭的煮黑豆也是必备食材。我不知道何塞的具体家境如何，但我感觉他们特意做了鸡腿招待我，应该是多了很多成本的，这毕竟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很感谢他们。

我见何塞的时候，他一边在哈瓦那大学上夜校，读经济学，一边在一个餐馆打工，我走的那天，餐馆要关了，他马上要失业，古巴人读书和医疗一样是免费的，这也是让何塞和其他古巴人很骄傲的地方，我和他聊过，问他有没有想到国外看一看的想法，他说没有，我爱古巴。

都看到这里了，就打赏一个啦

